

鄉土文獻

〈駐色酒賦〉考釋

吳福助 吳蘊宇<sup>1</sup>

【提要】

〈駐色酒賦〉見《臺灣文藝叢誌》第5年第7號「諧談」，大正12年（1923年）7月25日。作者未署名，不詳何人。收入許俊雅、吳福助主編《全臺賦》（臺南：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，2006年12月，頁441～442；《全臺賦影像集》頁756～757）。標題「駐」，原誤作「註」，今改。

本文以「駐色酒」典故為立說基礎。全文以議論為主，可惜的是，賦體的描繪功能，發揮得還不是很淋漓盡致。文中駁辯酒能駐色說的荒謬可笑，舉證歷歷，議論敷暢，對偶精工，詞采富麗。又描寫社會新潮，包括男子化妝品、變裝秀等新鮮題材，可以反映當代的風尚。

【原文】

《元池說林》〔1〕謂：「立夏日〔2〕，俗尚啖李〔3〕。時人語曰：『立夏得食李，能令顏色美。』故〔4〕是日婦女作李會，取李汁和酒飲之，謂之『駐色酒』〔5〕。」時至今日，豈僅無鹽〔6〕、嫫母〔7〕，自疑為飛燕〔8〕、玉環〔9〕？儘多黑李、藍盧〔10〕，妄比乎子都〔11〕、平叔〔12〕！酒能駐色，則飲之者，不僅限於婦女矣。因作此說。

【考釋】

〔1〕〔元池說林〕書名。元代人作，姓名已佚。收入宛委山堂本《說郛》。

〔2〕〔立夏日〕節候名。在農曆五月初六、七日。

〔3〕〔啖李〕吃李子。啖，勿弓、丿，吃。

〔4〕〔故〕「故」字原脫，今據《說郛》引文補。

〔5〕〔駐色酒〕古民間立夏所飲酒名。「駐」原誤作「註」，今據《說郛》引文改。

〔6〕〔無鹽〕齊宣王后。戰國時無鹽邑有女鍾離春，貌極醜，四十未嫁，自謁齊宣王，陳四殆之義，齊宣王納為后。見劉向《列女傳》、《

<sup>1</sup> 吳福助，東海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。吳蘊宇，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在職專班生。

新序·雜事》。後人因用作醜女的通稱。

- 〔7〕〔嫫母〕古代傳說中的醜婦。劉向《列女傳》：「黃帝妃嫫母，於四妃之班居下，貌甚醜。」嫫，ㄇㄨˊ ㄇㄨˊ ㄨˊ。
- 〔8〕〔飛燕〕趙飛燕（西元前？～前1年）。漢成帝宮人，成陽侯趙臨之女，初學歌舞，以體輕號曰「飛燕」。先為婕妤，許后廢，立為后，與其妹昭儀專寵十餘年。哀帝立，尊為皇太后。平帝即位，廢為庶人，自殺。見《漢書·外戚傳》。
- 〔9〕〔玉環〕楊太真（719～756年）。唐蒲州永樂人，楊玄琰女，小名玉環。曉音律，善歌舞。初為壽王妃，後為女道士，號太真。入宮後，得玄宗寵，封為貴妃，姐妹皆顯貴。堂兄楊國忠為相，敗壞朝政，安祿山亂起，玄宗出奔，至馬嵬坡，六軍殺楊國忠，太真亦被迫縊死。見新、舊《唐書·后妃傳》。
- 〔10〕〔黑李藍盧〕李、盧皆是姓，唯人名查無資料，未詳。
- 〔11〕〔子都〕古美男子名。《詩經·鄭風·山有扶蘇》：「不見子都，乃見狂且。」（意謂見不著子都美男，倒碰上一個瘋漢。狂且，痴狂者。且，通「但」，拙。）《毛傳》：「子都，世之美好者也。」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「至於子都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，無目者也。」
- 〔12〕〔平叔〕何晏（190～249年）。三國魏宛人，字平叔。好老莊言，與夏侯玄、王弼等倡導玄學，競尚清談，為著名玄學家，著有《論語集解》，《三國志》有傳。《世說新語·容止》：「何平叔美姿儀，面至白。」《三國志·魏·曹爽傳》註引《魏略》，稱何晏平日喜修飾，粉白不去手，行步顧影，人稱「傅粉何郎」。《蒙求》「平叔傅粉」：「《世說》曰，平叔美姿，面至白。明帝疑其傅粉，夏月令食湯餅，汗出，以巾拭之，轉皎白也。」後即以稱喜歡修飾的青年男子。

願花常好月常圓，此心理之所同，而事實上絕不如此也。人生上壽不過百年，幼而少，少而壯，壯而衰，衰而老。昨日桃腮杏眼，今朝白髮雞皮，此天地所留之缺憾，媧皇〔1〕所不能補，精衛〔2〕所不能填。而況紅顏易老，華髮盈顛，常虞〔3〕色衰寵絕，誰悟色即是空〔4〕？果能帳中鸞鳳〔5〕，恆傾國而傾城〔6〕；月裡嫦娥〔7〕，永如花而如玉，則雖非謝元卿〔8〕之瓊飴〔9〕，亦願狂飲十榼〔10〕；不是西王母〔11〕

之金液〔12〕，也將痛飲千鍾〔13〕也。

【考釋】

- 〔1〕〔媧皇〕女媧氏，神話中的古帝王。古時出現天崩地裂，女媧乃煉五色石以補天，斷鼈足以立四極。見《淮南子·覽冥》、《太平御覽》七八〈女媧氏〉、《通志》一〈三皇記〉引《春秋世譜》等。另詳袁珂《中國神話傳說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7年），冊1，頁145～154。
- 〔2〕〔精衛〕神話中的鳥名，文首、白喙、赤足。傳說炎帝之少女，名女娃，遊於東海而溺死，化爲精衛鳥，常銜西山之木石，以填於東海。見《山海經·北山經》。另詳袁珂《中國神話傳說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7年），冊1，頁226～227。
- 〔3〕〔虞〕憂慮，戒備。
- 〔4〕〔色即是空〕佛教謂有形的萬物爲「色」，而萬物爲因緣所生，本非實有，故云。《般若心經》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
- 〔5〕〔帳中鸞鳳〕幃幔中的美人。鸞鳳，鸞鳥和鳳凰，以喻美人。《唐詩記事》五二盧儲〈催粧〉：「今日幸爲秦晉會，早教鸞鳳下妝樓。」
- 〔6〕〔傾國傾城〕形容絕色女子。語本《漢書·外戚傳》李延年歌：「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，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。寧不知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！」
- 〔7〕〔嫦娥〕又作「姮娥」，神話中天上的女神，后羿之妻。《淮南子·覽冥》：「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姮娥竊以奔月。」高誘註：「姮娥，羿妻。」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帛畫繪有「嫦娥奔月」故事。後世以嫦娥爲美人的典型。另詳袁珂《中國神話傳說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7年），冊2，頁444～448。
- 〔8〕〔謝元卿〕齊會稽人。《古今圖書集成·山川典·五洩山部》引〈齊謝元卿遇仙記〉謂謝元卿，會稽人，好呼吸延年之術，嘗作《東郭先生導引法》，服仙人五明散，已百歲而精力不衰。後採藥至五洩溪，偶得一路，深入山中，遂遇神仙。後世因有其相關仙跡傳說不少。
- 〔9〕〔瓊飴〕美酒。《古今圖書集成·氏族典·謝姓部》列傳一：「按《萬姓統譜》，（謝）元卿遇神仙，見丹柯碧葉，微風時叩，五色相接，即瑯琊樹也。又設素麟、脂斑、螭髓、元洲白柰、空洞靈瓜、扶

桑、丹榘、瓊飴酒、桂腦、芝英，彈八琅之璫，吹叢霄之笙，作回鸞轉鳳之舞。」

〔10〕〔十榘〕表示喝酒很多。榘，ㄅㄛˋ，古代盛酒的器具。

〔11〕〔西王母〕神話中掌管瘟疫刑罰的女神。《穆天子傳》：「吉日甲子，天子賓于西王母，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。」註：「西王母如人，虎齒，蓬髮，戴勝，善嘯。」後世小說戲曲多以西王母為美貌的女神。參閱《山海經》〈西山經〉、〈北山經〉、〈大荒西經〉，舊題漢班固〈漢武帝內傳〉，清翟灝《通俗編》十九〈神鬼·西王母〉。另詳袁珂《中國神話傳說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7年），冊2，頁442～444。

〔12〕〔金液〕美酒。

〔13〕〔千鍾〕表示喝酒很多。鍾，酒器。《孔叢子·儒服》：「堯舜千鍾。」

今者，世值大同，界無男女。巾幘〔1〕固仰鬚眉〔2〕之寵，衣冠〔3〕亦承粉黛〔4〕之歡，欲分韓壽〔5〕之香，先有宋朝〔6〕之美。髮光可鑑〔7〕，丈夫用玫瑰香膠；花氣襲人，男子灑芝蘭香水。化粧品肆中，儘多男主顧；拔毛藥紙上，繪出美少年。飲此酒而果能駐色，則王建常〔8〕玉潤珠圓〔9〕，杜宏治〔10〕凝脂點漆，則必能擲果盈車〔11〕，贈蘭滿袖。終老溫柔鄉〔12〕裡，有逐逐〔13〕之群雄；出入遊戲場中，若翩翩之飛蝶。雖效畢吏部〔14〕之甕邊醉倒，不亦樂乎？李翰林〔15〕之馬上扶歸，固所願也。

#### 【考釋】

〔1〕〔巾幘〕婦女的頭巾和髮飾。《三國志·魏明帝紀》青龍二年四月「諸葛亮出斜谷」註引《魏氏春秋》：「亮既屢遣使交書，又致巾幘婦人之飾，以怒宣王（司馬懿）。」後因以「巾幘」為婦女的代稱。

〔2〕〔鬚眉〕男子。古時以男子之美在鬚鬚和眉毛，故稱。《紅樓夢》一：「我堂堂鬚眉，誠不若彼裙釵，我實愧則有餘，悔又無益，大無可如何之日也！」

〔3〕〔衣冠〕士大夫，官紳。舊題漢劉歆《西京雜記》二：「新豐多無賴，無衣冠子弟故也。」此處借喻俊男。

〔4〕〔粉黛〕婦女化妝品。粉以傅面，黛以畫眉，此處借喻美女。唐白

居易《長慶集》十二〈長恨歌〉：「迴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」

- 〔5〕〔韓壽〕晉南陽堵陽人，字德真，美姿容，賈充辟為司空掾，賈充少女賈午見而悅之，使侍婢潛通音問，厚相贈結，呼韓壽夕入，盜西城奇香贈韓壽，賈充僚屬聞其芬馥，告於賈充，賈充乃考問女之左右，具以狀對，賈充祕之，遂以女妻韓壽。見《晉書·賈充傳》。
- 〔6〕〔宋朝〕春秋宋公子，仕魏為大夫，與魏靈公夫人南子私通。見《左傳》魯定公十四年「魏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」註。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不有祝駝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」，即指其人。後常用作美男子的通稱。朝，ㄔ ㄠ。
- 〔7〕〔髮光可鑑〕《左傳》魯昭公二八年：「昔有仍氏生女，黶（黶，ㄉㄨㄛˋ ㄩˇ，髮黑而美）黑而甚美，光可以鑑，名曰『玄妻』，樂正后夔取（娶）之。」鑑，照映。
- 〔8〕〔王建常〕清朝邑（今陝西大荔）人，字仲復，號復齋，明諸生，入清棄之，專程朱之學，以著述自娛，嘗作《律呂圖說》，顧炎武見之，嘆為「吳中未有」，又著有《復齋錄》、《小學句讀記》等。見《清史》、《國朝耆獻類徵》、《四庫提要》。
- 〔9〕〔玉潤珠圓〕潤澤如玉，圓滑似珠。比喻精神康健，文思敏捷。「珠」，原植誤作「殊」，今改。
- 〔10〕〔杜宏治〕東晉人。《世說新語·容止》：「王右軍（羲之）見杜宏治，歎曰：『面如凝脂，眼如點漆，此神仙中人。』」凝脂，凝凍的油脂，柔滑潔白，形容人的皮膚細白潤澤。點漆，形容人的眼睛黑亮如漆。《詩經·衛風·碩人》：「手如柔荑，膚如凝脂，領如蝤蠐，齒如瓠犀。」
- 〔11〕〔擲果盈車〕晉潘岳美姿容，每出門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。見《世說新語·容止》：「潘岳妙有姿容」註引晉裴啓《語林》。後因以形容美男子為婦女所愛慕。
- 〔12〕〔溫柔鄉〕美色迷人的境地。舊題漢伶玄〈飛燕外傳〉：「是夜進合德（趙飛燕妹），帝（漢成帝）大悅，以輔屬體，無所不靡，謂為『

溫柔鄉』。謂（樊）嫫曰：『吾老是鄉矣！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（仙鄉）也。』」

〔13〕〔逐逐〕必欲得之的樣子。《易·頤》：「虎視眈眈，其欲逐逐。」

〔14〕〔畢吏部〕畢卓。晉新蔡銅陽人，字茂世，太興末爲吏部郎，常飲酒廢職。鄰宅釀熟，畢卓至其甕間盜飲，爲掌酒者所縛，明晨視之，乃畢吏部，即解縛，因與主人共飲甕側，醉後始去。後從溫嶠爲平南長史，卒於官。見《晉書》本傳。

〔15〕〔李翰林〕李白（701～762年）。唐隴西成紀人。字太白，號青蓮居士。天寶初，入長安，經賀知章、吳筠推薦，任翰林院供奉。以蔑視權貴，遭讒出京。遊歷江湖，縱情詩酒。以坐永王（李璘）之亂，被流放夜郎，途中遇赦，依族人當塗令李陽冰。不久病卒。有《李太白集》三十卷。新、舊《唐書》有傳。《開元天寶遺事》：「李白嗜酒不拘小節，然沉酣中所撰文章，未嘗錯誤，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，皆不出太白所見，時人號爲『醉聖』。」

若夫南國牡丹，北方梅子，淡妝濃抹，現女兒身，罷舞停歌，仍男兒體。全憑閑麗之容貌，以博社會之歡迎。則乘彼立夏之節，更當一舉十觴〔1〕，免老大興悲，恨無換骨之醪〔2〕也。

【考釋】

〔1〕〔觴〕觴，尸尤，盛有酒的杯子。

〔2〕〔換骨之醪〕道家謂學仙者必服金丹，換去凡骨爲仙骨，纔能成仙。唐李商隱《李義山詩集》五〈藥轉〉：「鬱金堂北畫樓東，換骨神方上藥通。」醪，ㄉㄠˊ，濁酒，此處指藥酒。

更有懸金印〔1〕之貴人，據朱門〔2〕之公子，超髯珣短，密黑昭肥〔3〕，同桓溫〔4〕之跋扈，逾鄧通〔5〕之貨財。吳姬、越女，都歸錦帳之中；鄭艷、楚娃，悉作宦家之妾。色色從心，朝朝行樂。老冉冉而將至，心搖搖如懸旌〔6〕。未得不死之藥，轉老還童，且飲駐色之酒，牢守弗失也。

【考釋】

〔1〕〔金印〕漢相國、丞相，皆金印紫綬，魏、晉以來，左右光祿大夫

、光祿大夫，皆銀章青綬，其重者，詔加金章紫綬，謂之金紫光祿大夫。金印，以黃金爲印，此處指權貴高官。

- 〔2〕〔朱門〕紅漆門。古代王侯貴族的住宅大門漆成紅色，表示尊貴，因稱豪門爲「朱門」。
- 〔3〕〔超髯珣短，密黑昭肥〕珣、昭皆是人名，唯查無資料，未詳。
- 〔4〕〔桓溫〕桓溫（312~373年）。晉譙國龍亢人，字元子，桓彝之子，明帝女婿。初爲荊州刺史，定蜀，攻前秦，破姚襄，威權日盛，官至大司馬。太和四年北伐，與燕慕容垂戰於枋頭，大敗，回建康，以大司馬專朝政，廢帝奕，立簡文帝，嘗謂：「既不能留芳後世，不足復遺臭萬載邪！」與郗超等謀廢晉自建王朝，事未及成而死。見《晉書》本傳。
- 〔5〕〔鄧通〕漢南安人，因善濯船爲黃頭郎，嘗爲文帝吮癰得寵，賜蜀顏道銅山，可自鑄錢，因之鄧氏錢滿天下。景帝立，盡沒收入宮，鄧通寄死人家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皆載〈佞幸傳〉。
- 〔6〕〔懸旌〕懸掛旌旗，喻心神不定。《戰國策》楚一：「寡人臥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心搖搖如懸旌，而無所終薄。」

嗟夫！酒果能駐色乎？色而能駐，亦不過步夏姬〔1〕之故迹，留穢史於人間耳。

#### 【考釋】

- 〔1〕〔夏姬〕春秋鄭穆公女，陳大夫夏御叔妻，夏徵舒母，與陳靈公、孔寧、儀行父私通，徵舒殺靈公，楚伐陳，以夏姬與連尹襄老，襄老死，夏姬回鄭，楚申公巫臣聘於鄭，娶夏姬，奔晉。見《左傳》宣九年、十年、成二年，《列女傳》七〈陳女夏姬〉。

#### 【評析】

酒是中國人重要的飲品之一，舉凡祭祀、飲食、宴會、遣興等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場合，都少不了酒的存在，甚至連養顏美容、調理養生，也都要讓酒插上一腳。酒的美味，使人迷醉，故好酒之徒，代不乏人，此輩中人爲了替自己的惡習找到合理化的藉口，而刻意把酒和「美」扯上關係，真可謂是另一種「美麗的錯誤」。愛美亦是人的天性，且沒有一定的審美

標準，故古往今來，致力追求「美」者，只怕比酒界中人更多上千萬倍，甚至還會隨著時代地域的變遷而呈現出更多樣化的面貌。本文以「駐色酒」為題，便是要將「酒」與「美」二者以不得不然的方式結合起來，強調彼此之間不可分割的緊密關連，讓酒因美而正當，美因酒而長存，相依相附，成就其立論的基礎。

序言以舊俗為引，元代以降，立夏時慣飲李酒，由《元池說林》的記載看來，此習俗的本意應是在聚會，聚會時定會準備果餠及酒品，李子是當季水果，且又營養豐富，加上聚會的對象主要是婦女，因此水果酒（李酒）便成為最適合又最應景的飲料，並被冠上一層養顏美容的意涵。但在時過境遷以後，風俗發生質變，後來飲酒的對象不限於婦女，目的亦非單純的聚會，濫飲濫用的結果，使得「駐色酒」反而成為酒徒或顧影自憐之人好酒的最佳藉口，失去其清新的本意。

第一段提出「美」對人有多重要，人為了追求美貌，無論任何事物都願意嘗試，甚且還會盡力去做。人的壽命約有百年，想要青春永駐，是人之常情，但生老病死乃自然天理的循環，隨著光陰的流逝，難免要面對色衰愛弛的結果，這樣的結局，即使是神仙也無能為力扭轉改變。且愈美貌之人，愈無法接受自己紅顏已老的事實，此時若真有仙丹妙藥可以讓人駐顏回春，即使再難喝，這些愛美之人也絕對會甘之如飴，巴不得愈快喝到、喝得愈多愈好。

第二段描寫當時社會的風氣。愛美不是女人的專利，男人也愛美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男女的界線，愈來愈模糊，女人固為悅己者容，男人亦為吸引異性而打扮得光鮮亮麗。想獲得女性的青睞，得先學會注重外表，男性開始使用香水、化妝品等物，此風所及，甚至連當代的商業廣告圖案，也都放上美少年的圖像。常飲駐色酒，便能如古代的美男子一般，既可享受美酒潤喉的滋味，又可獲得眾家美女的賞識，駐色酒之妙，莫此為甚。

第三段和第四段接續上一段的風氣立說，舉演藝人員和富貴人家為例，進一步鋪陳駐色酒的功用和好處。早期傳統舞臺上的女性角色，一律由男子扮演，這是因為舊時戲曲界有禁止女子上臺演出的規矩，故出現「乾

且」一門表演藝術。這些反串女性的男子，相貌必然較為纖細妍麗，下臺卸妝以後，個個皆是當代的美男子，要如何維持玉樹臨風的偶像外型，便得及早靠著駐色酒來美容養顏。而豪門貴胄之家姬妾成群，美女環繞，要如何蒐羅到這些絕色女子，且長時間行歡作樂而不感疲倦，也得靠駐色酒補身壯體，引逗芳心。駐色酒彷彿是能擄獲並留駐人世間所有青春美貌及歡樂時光之物，幾乎可謂是集天地神妙於一身的靈藥了！

第五段以感慨作結。簡潔有力的反詰，指出駐色酒與時代風氣的荒唐不足取。酒非但不能駐色，且即使能夠駐色，也只不過是徒留更多荒誕淫穢、遺臭萬年的事跡罷了。作者在不以為然的感嘆中，也呼應了前兩段談到人的衰老乃大自然的規律，不應強求的主旨。

本賦雖是描繪「駐色」酒，但其實卻是在反駁被酒徒穿鑿強解之後似是而非的飲酒理論。文中同時描寫了時代風尚，不脫新潮，只是即使在今日，男性化妝、保養的風氣也是方興未艾，因此是否早在日治時期便已出現男子專屬的化妝用品或專賣店家，尚有待考證。且當時民風淳樸，加以百姓經濟能力普遍不算太優渥，因此社會上化妝的風氣是否廣為流行，亦還有待調查。不過據了解，當時新竹地區因生產「香粉」，而成為臺灣地區製造香粉的最大集中地，這種天然的化妝與保養用品，深受日本人的喜愛，頻頻前來下單，故據說民國四、五十年代，只要一踏出新竹車站，就可以聞到香味，循著香味便能找到工廠集中的「香粉街」--竹蓮街，而使得這種傳統產業有「愛抹新竹的膨粉，面肉白細得夠本」(ai<sup>3</sup> buah<sup>4</sup> sin<sup>1</sup> tik<sup>4</sup> e<sup>7</sup> phong<sup>3</sup> hun<sup>2</sup>, bin<sup>7</sup> bah<sup>4</sup> iu<sup>3</sup> peh<sup>8</sup> tio<sup>7</sup> kau<sup>3</sup> pun<sup>2</sup>)的俚語流傳。但是1950年代以後，受到政府課徵百分之百貨物稅的影響，產品出貨前必須先買稅單，高成本和資本積壓讓香粉業者難以生存，加上外國進口化妝品入侵，因此雙重夾殺之下，香粉行情一落千丈，市場銷售量漸減，香粉業者紛紛倒閉，淪落為夕陽產業，時至今日已僅餘「丸竹香粉」一家而已了。總之，賦的文體特徵在於鋪陳，此賦所描寫的當代男子化妝風氣，到底是真有其事，抑或純出作者的誇飾，還可再加以深入探討，繼續追尋歷史的遺跡。